

编者按

180年前， 英军从这里进犯广州

——沥滘水道、珠江与第一次鸦片战争

□黄增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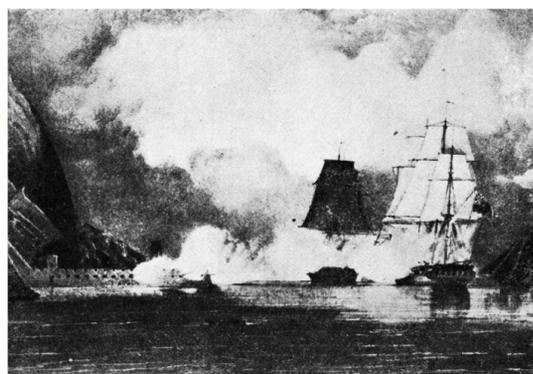
上周，广州首座跨江人行桥广征芳名的消息传来，满城关注，大江展新颜。但少有人记起，在开启了中国苦难深重的近代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，珠江亦承载过广州城的一段“痛史”。

本文的作者家住洛溪岛，珠江后航道南岸。他有感于门前晨昏气象，又遍查相关资料、笔记，撰成此文，还原了180年前珠江航道失陷、广州第一次被异国的坚船利炮兵临城下的经过。今日地标林立、人们悠游信步的珠江沿岸，在那个民族衰微的时刻，忍看夷敌长驱直入，偌大的国家却毫无还手之力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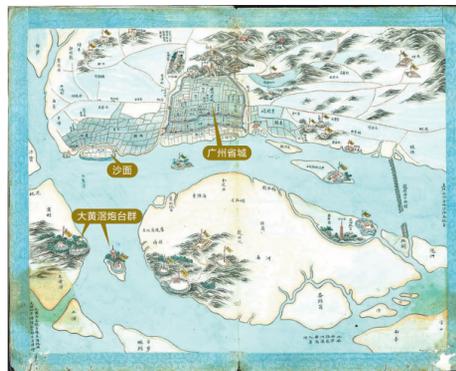
作为《羊城晚报》多年的忠实读者，本文作者专意托稿本报，与读者分享。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以此唤起人们守护珠江、珍惜与维护今日祖国强盛的共情。



洛溪大桥横跨沥滘水道(陈骥受 摄)



▲1841年1月7日，英军舰艇进攻虎门，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守军殊死抵抗。图为虎门海面的激战场面



▲图源：广东海防图，(清)王治绘(1884)，国家图书馆提供。后期制图：肖莎

4 激起民愤，英军怕后路被断匆忙撤退

得知英军由另外的水道挺进，清政府急忙调集大军加强大石、凤凰岗、芳村花地一带的防御。3月17日、18日，双方在凤凰岗与花地一带曾有过一番激战，但已无法阻止英军兵临广州城下。20日英军进入白鹅潭、西关，前航道两岸的炮台被英军自西向东悉数摧毁。此后两个多月，入侵者屯兵沙面、白鹅潭、大石、凤凰岗一带，时刻威胁着广州的安全。钦差大臣奕山草率用兵，招致英军报复。1841年5月24日，英军自东南西三面攻打广州城池，随后占领越秀山上的四方炮台，26日炮击贡院奕山住所。这位慌了神的钦差大臣下令在城墙上竖起白旗，于27日接受英军的五项条件，签订

《广州和约》。英军要求清政府一周之内交600万元“赎城费”，付清款项后，他们才退出虎门之外。清政府怯懦妥协，而民众却在奋起反抗。侵略者的强盗行径引起广州人民的愤怒，5月30日、31日两次包围四方炮台，“三元里前声若雷，千众万众同时来。因义生愤愤生勇，万众合力强徒摧。”“老弱俱食，丁壮赴战，一时义愤同赴，不呼而集者数万人。”据同治《番禺县志》所载，“是时南海番禺两县团勇演练，义律知事不可复开，遂往攻厦门。”见此情形，因为担心民众将水道堵塞，被断了后路，6月1日英军在只收了部分赔偿款的情况下就匆忙撤退了。

5 沥滘水道竟还有个别称，叫“义律航道”

是次英军退出虎门之后，广东当局就开始组织堵塞珠江广州段的三条河道。后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再次填堵，从此这些水道基本只能供渔船与帆船通行，由虎门而来的“大船”再也不能从水路直接进入广州，海运而来的大宗货物要在黄埔港转装于木船才能进广州，阻碍了广州航运业的发展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朱子文主政广东，试图改变广州的航运状况。但因为前航道还是太浅，而大石水道的疏通工程量又过大，于是他授权珠江水利局1948年9月开始疏通沥滘水道，到1949年1月沥滘段初步通航。笔者多年在文博单位管理1949年10月前出版的报刊，不止一次发现在有关疏通沥滘水道的报道中，有用“义律水道”来代称的现象，令人奇怪。另有1949年出版的《广州水道通航周年纪念》一书，书中的英文部分均用“义律水道”来称呼这条水道。由此可知，沥滘水道确实

除了后航道、南航道、大石水道等别称之外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“义律水道”(Elliot Passage)。原来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策动者、英国驻华全权公使查理·义律(Charles Elliot)，1841年3月也乘坐武装汽轮“复仇神号”，加入了取道沥滘水道的前锋舰队。他打算与清朝的钦差大臣奕山直接打交道，“复仇神号”的桅杆上还挂着一面白旗，表明上面乘坐的是来谈判的全权大臣。由于义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“作为”被英国政府认可，他们就以入侵者的姿态，把这条珠江水道用“义律”来命名了。这也是傲慢的英国人在以“发现新大陆”的殖民主义惯性思维，来看待这块土地。广州城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，而且未有河南，先有沥滘村，自明朝开海禁之后，这里就是广州南面最重要的商品集散地。“沥滘水道”之名已有几百年历史了，哪里用得着入侵者万里迢迢再来命名！

6 泽国成热土，珠江大动脉

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时光荏苒，社会变迁，如今前航道与大石水道已不再作为货物运输的通道。沥滘水道则经过多年的疏通和一系列整治，已经成为珠江水路运输的大动脉。据业内人士说，因受最高水位时桥梁净空高度的限制，这里只允许通行排水量5000吨以内的船舶，即便如此，通过江海联运，它仍成为广州乃至中国南方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。每天，集装箱货轮、散装货轮以及油汽轮船等各式各样的船舶，昼夜不息，穿梭于这条大动脉之中。如今跨越这条水道，再也不用“隔岸渡船呼不应，柳荫深处立多时”。从康乐园去翠亨村，大约只需要一个半小时。多座快捷的大桥连接着高速公路，以及地铁、公交，将来还有隧道，共同构成日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，令两岸经济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千百年来，茫茫泽国，已变为富庶的一江两岸，后航道经济带的建设正稳步推进，它将是集文化创意、都市旅游、人工智能、海洋科技等产业于一体的服务型经济带。我沿着步道前行，隔岸遥看对岸的沥滘村。180年前，这古

老村庄里高大精美的祠堂建筑，曾因为被英军误认作炮台而遭炮击。而后，在愤怒的呐喊声中，在巨大的悲痛中，乡民们用排排大石筑起两道拦江堤坝，试图阻止“船坚炮利”的侵略者施展其“奇技淫巧”。时至今日，航道中央及两岸的防御堤坝早已清除，门户大开，深掘河道，任由船舶通行。然而，哪个强盗还敢再将军舰开进来耀武扬威、肆意妄为呢？又有哪方妖孽，敢在这里“树帜出卖鸦片”！每当一轮满月悬挂在江面，明月向四野撒下柔和的清辉，水面氤氲出薄雾，水天相接，朦胧缥缈。两岸黛色的树影，远处巍然而立的楼宇，大桥的雄姿，以及点缀其间星星点点的灯光，还有闪烁着的红绿光芒的航标灯、缓缓而来的船舶信号灯，组成一幅如梦似幻的画面，让人感受到温馨、安宁与满足。180年的岁月流逝，足以磨灭很多记忆。然而，我们不应忘记这里曾鬼魅般驶过的异国战舰、遭受的异国炮火，更不能忘记列强欺凌我们民族带来的苦难、屈辱与悲愤！中国在崛起，如今的光景实在来之不易，值得每一个人珍惜与守护。

本版黑白老照片出自《广东百年图录》(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编纂)。鸣谢该馆倪俊明副馆长对本版的大力支持。

每天，我都习惯在洛溪岛北部的江岸漫步，除非是朔风怒号，或大雨如注。沿着宽阔舒适的休闲步道信步而行，看江水潮起潮落：涨潮时波光粼粼，江水汨汨而上，忽觉乾坤倒转；退潮时江水翻滚奔腾，浩浩荡荡，又有大气磅礴之叹。灵动而又变幻的江面图景，沁人肺腑的习习江风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每当清晨或黄昏，或是节假日，这一带总是游人纷至沓来。他们或三五结伴边走边聊天，或

跑步打拳锻炼身体，或跳舞唱歌自得其乐，或忘情于垂钓，享受江畔惬意的慢节奏生活。虽然住在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，但我对所处环境，仍有点初来乍到的感觉。但一次歇脚攀谈时，有位老者眉飞色舞地向我介绍，几十年前江面宽多了，这一带全是荒滩，什么也没有，过江要坐轮渡。江对面以前只有管理河道的单位，现在却建起数栋几十层的高楼。远处的沥滘村不久也要拆迁，将建起更多的高楼……这一席话引发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

▲1844年法国人于勒·埃吉尔用银版照相机拍摄的广州城全景图。是迄今发现外国人在中国拍摄最早的照片之一

►1841年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誓师地——三元古庙



3 “迷宫”般的河道，20多公里走了五天

实际上，从狮子洋上溯广州方向的水道蜿蜒曲折，有众多岔道，而且潮汐落差大，例如在沥滘河段，最大落差可达1.7米。主水道中有一道常年冲刷留下的深槽，槽两岸则是宽阔的浅滩。因此涨潮时一片汪洋，船只在水上就如同车在平原一样行驶；退潮时浅滩露出，如果不熟悉水道，船极容易开进浅滩而搁浅。沥滘水道一带又有“西海”的别称，不难想象其涨潮时一片茫茫泽国的景象了。1841年3月5日，英军下发了兵分两路进军的命令，其中，摩底士底号带领前锋舰队经沥滘水道进军，西分队则走大石水道。或许是因为近广州城时要行经大石水道，所以《英军在华作战记》中将沥滘水道也称作大石水道。大石水道(又称大王濠)，是指白鹅潭以南、珠江东段的龟岗岛，岛中与江岸上均建有炮台。猎德大王濠，珠江两咽喉，都是拱卫广州城的要塞，被英军视为眼中钉。

充当前锋的轻巡舰摩底士底号装有20门炮，行驶灵活，逆风性能好。1841年3月8日，摩底士底号驶入沥滘水道，“溯流而上，居民群涌到两岸来观看这样不平常的一幅景象。摩底士底号一定是见于这条支流的第一只‘大船’。或许由于这里没有防御工事，中国人不知道水量是足以供船行驶的。”后面陆续跟进的有包括武装汽船、轻巡舰等数艘“大船”，另有三个小队，都是其他护卫舰所属的武装小船，临时抽调过来。英军从8日进入沥滘水道，到13日开始进攻大石水道，仅用20多公里的行程他们就花了将近五天！其实，因清政府没有派兵防御，英军在此期间所受到的唯一阻碍，只是“杂乱的水道和大江的支流所形成的”，“迷宫”般的河道。随军记者曾记下摩底士底号爱尔斯船长的遭遇——“他的驳船”在返回大船的途中，在杂乱的水道和大江支流所形成的迷宫之间迷路，最后因为潮水退落，把船搁在稻田上了，他和他的水手们就在这里过夜。”另一艘作战能力较强的前锋号，也是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开过浅滩，接近大王濠了”。从这些记录中，可略知当年沥滘水道的状况之复杂。因此，前锋舰队在前进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要测量水道，避开浅滩，找出深槽，规划航道，引导后续部队前进。后来，装载了74门大炮的主力舰也溯流而来。

们才沿水路上溯进犯到广州城下，距今正好是180周年！我应该为此做点什么。于是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重新查阅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·鸦片战争》等浩繁的史料，就我所知所感，记下这些文字。

果然，英军攻陷虎门进入狮子洋后，据《夷艘人寇记》所载：“是时定海之夷船亦至广东，共五十大艘，自黄埔至虎门，触岸相接，遍树出卖鸦片之帜。”他们决定进攻广州城，迫使清政府割地赔款与开埠通商。英军最初决定的主攻方向，是沿前航道挺进。但很快就碰到难题，前航道河床较浅，当时的英军随军记者在《英军在华作战记》中写道：“搁浅成为江中一切大船所这样习遇的事了，以至预料每天要发生两三次，一只船而能一处移到另一处而不发生此事，那是幸运的了。”他文中所说的“大船”，其实还是装有20门大炮、排水量不足1000吨的轻巡舰。而当时停在黄埔的，仅有装载了74门大炮、排水量达1764吨的英军主力舰，而且排水量1000吨以上的护卫舰也为数不少。这些舰船都无法沿前航道抵达广州城之下，只能另辟蹊径。

于是英军派出舢板在各处探测水道，西至石门，西北至番涌，西南至佛山，以及广州番禺的市桥、沙湾等处，查探可供兵船进退的水道。

1 曾经，洛溪岛还是“满目芊芊野渡头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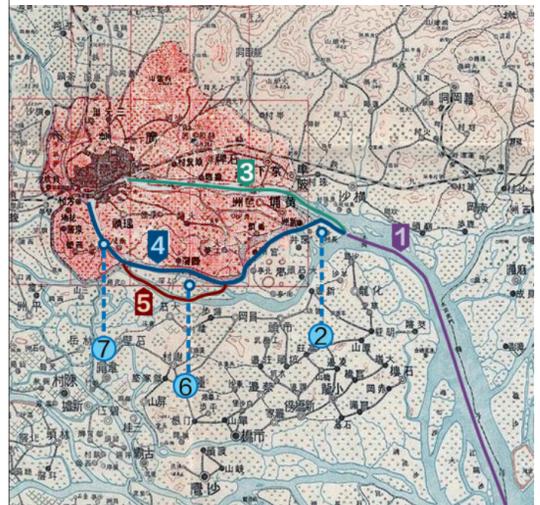
我并不是没来过此地！1978年春，我就读于康乐园，我们中山大学历史系组织全班同学，去位于中山翠亨村的孙中山故居参观。我们早上从中大校园康乐园出发，向南行到江边坐轮渡，等船的地方对岸就是洛溪岛，当时真觉得是“满目芊芊野渡头”，而后一路舟车劳顿，直到傍晚时分才抵达翠亨村。如今此间仿佛换了一个世界，难怪我脑海中已了无痕迹。更巧的是，我当年本科的毕业论文选题是“道光与鸦片战争”，看到过资料说，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虎门形势危急，清政府调集大军(包括四川、湖南、江西

等地的兵力)，部署在珠江前航道两侧，然而最终进攻广州城池的英军舰艇却是绕其他水道而来，让当局措手不及。不过，当时我只是从书面知道，英军绕行的水道可能是珠江的沥滘水道与大石水道。至于这两条水道的具体位置、是何模样，则没有任何直观印象。甚至于现已在洛溪岛居住多年，其实就位于这两条水道之间，却浑然不觉。这一番点醒，也引发了我继续研究的兴趣。我进而发现，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于1840年6月爆发，到1841年2月英军攻陷虎门，3月中旬他

2 避开清军布防，英军绕道逼近广州

当年林则徐在加强虎门防御的同时，也为提升内河防御能力进行了筹划。他设想英军攻陷虎门后继续进军广州时，可能出现的情况：英舰进军线路只能经狮子洋(见下图1)上溯，至长洲岛(见下图2)一带就要面临选择了。因为从这里开始，珠江的主要水道自北至南分为三条：流经猎德的北航道，又称前航道(见下图3)；流经沥滘的南航道，又称后航道(见下图4)；大石水道，又称三枝香水道(见下图5)。后航道与三枝

香水道之间就是今日的洛溪岛(见下图6)。



图源：广州市全图，(民国)广东陆军测量局制(1929)，1:10000。国家图书馆提供。后期制图：杜卉